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吴小如

书廊信步



辽宁教育出版社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书廊信步

吴小如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廊信步/吴小如.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10
(书趣文丛·第二辑)
ISBN 7-5382-4266-X

I. 书… II. 吴…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②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67②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369 号

书 廊 信 步

吴小如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10 千字 2 插页
印数: 10,501—20,5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 芳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谭成荫
特约校对: 王郁文 张家璋	责任校对: 马 慧

ISBN 7-5382-4266-X/C · 151

定价: 11.00 元

出版小记

因一时激动，在一篇评论的激励下，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意编了十本《书趣文丛》，用意只在张扬一种读书方式（一种而已，并非全部），为一位受屈的、我们很敬仰的海外读书人鸣不平。却不料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出版社的好意促进下，大有一而再，再而三之势。

说来也巧，张扬“书趣”，今日竟成时髦。这时髦的形成，同我们无缘。将来写文化史的，也许有意搜寻生僻题材，研究起九十年代中的“书趣”史来，那得实说，我们绝不是始作俑者。但是，正当商潮汹涌之际，却到处出现《书缘》《书屋》《书与人》……等等书刊，也算得上雅事一桩。在一份很有名的企业办的内部小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谈自己在商界活动之余，读一份谈书的杂志的感受：

从来自视为知识分子，而是自觉地把自已归入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然而，心中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放弃对形而上的追求。……笛卡尔曾高呼：“我思故我在”。在分工日益细致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件社会的工具，循着机器的程序在责任的齿轮和交往的链条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人们从未间断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和对文明价值的探寻，因此，才感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窥出在“俗”潮澎湃之际“雅”流出现之可能，以及“书趣”之类存在的必要。是的，尽管商潮汹涌，世风日下……，对现今的诸多的责难，但是，毕竟还有地方可以出版谈“书趣”的书，这总比动辄把文人的这一点小小的志趣当作异端好得多。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跨世纪该读什么书，高人雅士，各有所说。一位学者主张读关于模糊、混沌的书，最使我辈折服。因为，什么世纪、跨世纪云云，原是一个看似明白实际上模糊、混沌的问题。但是，说推荐跨世纪的书，我们倒是愿意人们读一些关于“书趣”的书（未必即指这套丛书）。因为这里可享受到的模糊与混沌的乐趣，不只可以跨到二十一世纪，大可再跨到二十二……世纪去。趣原离不开情，而情之为物，应是万世不灭的！

话又要说回来。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又说，当他享受到读闲书的乐趣之后，不能不又回到现实中——

去读《国际金融》，去读《国际会计》，甚至《家政百科》。是的，只有后者才能为我明天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人文精神并不足以使我在下一轮谈判中窥伺出对手的弱点，也不能使我把自己的“小狗窝”布置得更舒适。

说趣味，道性情，原是每个知识者生命中不可少之事。但是归根到底，它又不可太多，也许还不能占一个人生活的主体部分。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在向我们提示：您该适可而止了。

现在第三辑正在编，收不住了，此后当力求收敛。

脉 望

一九九五年九月

1. 堪隐斋随笔
2. 逝水集
3. 伸脚录
4. 书廊信步
5. 串味读书
6. 中楼集
7. 潇园随笔
8. 偷闲要紧
9. 水流云在琐语
10. 学海岸边

干脆说，批评者
的工作也就是“仁者
之事”，“唯仁者为能
好人，能恶人”。

序(1)

第一分 书评、序文及其它

废名的文章(5)

读萧乾先生《南德的暮秋》(14)

读萧乾先生《梦之谷》(18)

读刘西渭先生《咀华集》和《咀华二集》(26)

读常风先生《弃馀集》(34)

“终不悔”与“千百度”(43)

《俞平伯序跋集》序(49)

为散文呼吁(52)

《巴尔扎克传》译后记(57)

《老年乐丛书》题记(62)

《古文百篇英译》序(65)

《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序言(68)

《俞平伯诗全编》序(71)

读《王瑶先生纪念集》(79)

致常林炎先生信(83)

《俞平伯美文精粹》序(87)

海德堡读书记(92)

- 夏志清及其《鸡窗集》(95)
龙应台和《龙应台评小说》(100)
张爱玲和於梨华(103)
读《俞平伯日记选》(106)
何满子先生和他的《风采》(108)
谢蔚明先生和他的《风铃》(110)

第二分 师友怀想录

- 朱佩弦先生二三事(115)
怀念游国恩先生(118)
师友怀想录(三篇)(126)
 我同老舍先生的四次接触(126)
 怀念陶光先生(128)
 为革命而搁笔的诗人——毕基初同志
 (129)
师友怀想录(又四篇)(133)
 我又见到了沈从文先生(133)
 废名先生遗著亟待整理(136)
 梁实秋治杜诗(137)
 回忆夏济安(139)
学林漫忆(142)
 一 前辈师长博闻强记(142)

二 顾随(羨季)先生谈辛词 (143)

三 川岛先生谈唐诗 (145)

悼念张伯驹先生 (148)

悼念星元先生 (150)

回忆顾随先生 (154)

绛帐依依四十年 (157)

听赵树理同志讲课 (163)

梁漱溟先生的高风亮节 (165)

俞平伯先生和夫人 (167)

师恩没齿寸心知 (171)

哭平伯师 (175)

缅怀老友华粹深先生 (177)

追忆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作文之道 (179)

怀念朱经畲老师 (185)

听父亲讲唐诗 (187)

听父亲讲《孟子》 (189)

怀念朱德熙先生 (191)

“一代孤高百世师” (194)

我和废名师的最后一面 (198)

吴组缃先生二三事 (202)

教授与烟斗 (206)

无可弥补的损失 (209)

顾随先生手稿遗失之谜 (212)

第三分 现身说法

我的读诗 (217)

读书要点、面、线结合 (220)

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 (222)

育我青春十五年 (227)

多读·熟读·细读 (230)

我爱讲坛 (232)

与自学青年朋友共勉 (235)

积累与思考 (239)

从“0”开始 (241)

教孙女读《论语》 (243)

就《人境庐集外诗辑》答钱钟书先生 (245)

读书是求师的桥梁 (248)

拙诗被改有感 (251)

拙文被删有感 (255)

也算“自我推销” (259)

老年人的悲哀 (263)

后记 (266)

序

我教了一辈子中国文学史，对古典诗词、散文、小说和戏曲都做过一些研究，也都写过书。但我在大学读书时却是一名现代文学爱好者，由于创作的梦终于破灭，便专门写书评。可惜人事沧桑，我在四十年代写过的大量长短书评，今天连十篇都找不到了。解放后忝为人师，近年来又往往为老师、朋友和与自己有交往的学生们写的书撰写序文。八十年代初，一位出版社的老编辑曾答应为我出一本书评序跋集。未几那位老同志离休，而出版这类书籍又日益艰难，此议便不了了之。去年年末，一位青年朋友想在他和几位熟人主编的一套丛书中给我安插一个位置(这有点像在旧社会靠亲友援引给失业者找份工作的味道)，让我编一本小册子。这才使我那些埋于敝篋的部分旧稿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故此书的第一分(这是佛经用语，似较说“第一部分”为简洁)收了我的若干篇书评和序文，其取舍标准以谈现代作家作品为主，凡涉及古代学术论著和古典文学者均拟另案办理。只有一两篇沾点古代文史的边儿，但内容重点不属于“古”而偏于“今”，也就摆了进去。个别的几篇体例虽非“评”非“序”，内容仍近于“评”和“序”，乃概以“其它”字样。这一类应属于此书的主

要部分。

第二分总称《师友怀想录》。其中文章虽与“书廊”无直接关系，但自己既是读书人，总要求师访友，没有老师的教诲提掖，没有朋友的切磋商榷，独学无偶是很难在治学问方面找到途径并有所提高的。由于篇幅所限，也为自己界定了个范围，即所“怀想”的师友都是逝者。且所收文字大半属于对往事的追思。只要自己不死，这类文字可能还会写的，那是后话了。

第三分题为《现身说法》。其中有读书经验，也有自我批评。这可以算作第一分的补充。平生最忌文过饰非，却也不甘心忍气受骗。我不想在生前就求人为我树碑立传，但做为自画像还是可以的。这里所收的部分文章姑且算做个人传记的长编资料，等自己的生命“止于不得不停”之日再留待后之爱我者评说吧。

本想请一位知心老友为我写篇序言以增光宠的，后来想想，那总有点借人的光来吹嘘自我的意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少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好。

我原有一本谈戏曲的集子，自八十年代末即已辑成，到一九九一年又补入若干内容，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一晃过了四个年头，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本小书乃是我进入九十年代可能付梓问世的第一个集子，虽堪自慰，实亦可怜。谁让自己是个不值一文的读书人呢！

一九九五年二月写讫

第 一 分

书评、序文及其它

废名的文章

新的《前言》

古人往往悔其少作。我年轻时确写过不少坏文章，虽未尝无悔，但存之无益却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有人晚节不终，文亦自劣，倒是早年写的东西还有保留价值。可见事情总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废名的文章》写于一九四六年初冬，距今整三十九个春秋（当时我二十四周岁）。这是我习作中第一次写呈沈从文师求他斧正的文章。他亲手改动过，并把改本给我看，征得我同意才在当时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事后从文师还把它提出来当众揄扬过。而且我通过这篇文章，便投谒到废名师门下，正式从他受业。总之不管文章写得好坏，这段因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文稿久佚，十年浩劫后屡访不得。不久以前，高庆琪兄从西宁来都中，快谈之余，提起旧话，居然他还保留着此文的剪报，并怂恿我重新发表。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重读旧文，发现不少偏颇之见，既属少作，姑不深究。但我之所以想再次发表它，乃是由于其中居然保留了一点天真淳朴的

锐气。如果今天再让我写这类文字，我一定不会这样坦白直率地指手画脚来批评老师了。而师长们当时读了像我这样年轻人的文章，不但不以为忤，还勗勉有加，允许其问业，这种恢宏气度是我曾亲身感受的。而今天，假如有青年人写文章这样批评我，我是否能虚心听取，则是大成疑问的了。因此，我这回“炒冷饭”实有鞭策自己的意思。读者倘能略迹原心，则幸甚矣。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北京题记。

* * *

也许是一种偏见，我对废名的文章非常钟爱，尤爱他文笔所达到的人情最高境界，至于所谓思想倒在其次。当然我得承认，没有好思想，文章也决作不好，比如平常讲的《论语》便是好例。《论语》是有很深的思想境界的，却又极贴近人情。

很久以前就想写一篇论废名的文章，延宕着未敢着笔。最近知道废名先生已从故乡重到北大，几年来要说的话颇思倾吐为快，借以就正于先生。所论到的当然只是一己之见，见仁见智，原作不得准的。

一、《竹林的故事》 北新版

这是作者第一部作品。本书绝版已久，青年人把它淡忘了是应该的。刘西渭先生《咀华集》里评何其芳的《画梦录》，提到了它，使我十分向往，以为一定同《画梦录》作风差不多。看过一遍后，觉得不如想像的好。主要并非因为它不像《画梦录》，倒是先读过了作者的《桥》，再看这书，有点不过瘾了。

后来重新检讨自己的意见，觉得《竹林的故事》毕竟不错。大抵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其作品发展过程不外几个步骤：粗浅散漫；才华奔放；成熟老练；平淡自然。而废名集先生第一个集子却跳过了第一个阶段。有才华，却不愿以绚烂示人，收敛得天衣